



08054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七

明宋濂撰

郡後學胡鳳丹

月樵校梓

東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濂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爲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眞骨與舍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眞文懿大師國清噩公實爲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士深究內典爲吾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一

退補齋藏板

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濬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稱師之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欲讓而謹書之師名懷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爲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卽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

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
祝髮爲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
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繁多浩
如煙海苟欲窮之是誠筭沙徒自困耳卽棄去渡浙
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參扣下語多柄鑿弗合不
勝憤悱華藏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
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
語師羣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
師擬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二

退補齋
藏板

之職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
藏管鑰文采漸致彰露不可掩遏泰定丙寅行宣政
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勵徒眾視分陰若尺璧
唯恐其失之天歷己巳遷住補怛洛迦山師不以位
望之崇效它浮屠飭車輿盛徒御以誇衒於人自持
一鉢丐食吳楚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
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
辭旨淵邃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
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

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
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
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麗王繹而吉尼丞
相撒敦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慧妙悟智寶弘教禪師
之號及金襴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天
歷永祚寺乙酉遷天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
役最鉅亦撤弊而更新之丹輝碧明照耀海濱師建
塔中峯之祖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
大龍翔集慶寺虛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
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刹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
下其兼任持事者若笑隱訢公曇芳忠公皆名德之
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之楷則居亡何毀于火忠
公新之唯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躅非師
無以厭眾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
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立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
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
笑而不答師度眾誠感孚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
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日見艱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蘭湯沐浴
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
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上去則
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
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
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
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停龕七日顏面
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薺蠟炬積如丘陵九月一日
茶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粲爛雖烟所
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其上足弟子
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宮藏之復建塔於其
上師賦性恬冲喜氣溢顏間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
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脩極勤自壯至耄默誦
法華經一部雖暑燦金寒折膠無一日闕者屢感蓮
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可比當大明兵下金
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宴坐目不四顧執兵
者滿前無不擲仗而拜上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
師言行純慈特爲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寺之通糧在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四

退補齋
藏板

民間者遣官爲徵之師之將告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晝而寢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上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上還聞師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詔出內府泉幣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金藏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于世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寶定某刹寶璋瑞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永顯妙智淨琚定光文撫某利明晟天華士謙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藏板

豐安至慶聖泉普養福林道巽五峯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環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公以一真之學士承松源四葉之傳黑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故能樹精進幡持金剛劍入般若關巋然爲一代人天之師此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新之朝上簡帝心昭被殊渥至親枉乘輿而臨幸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尙有餘輝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歆豔而起信焉系之以銘曰

乾竺之道貴乎一真真則非妄日趨精明煌煌松源
其道孔熾正暢旁達非真曷致惟廣慧師起於海東
歷抵諸師罕契其逢太白諸峯上摩宮碧舉頭觸之
堅如鍊壁一喝轟霆豈直耳聳毫髮之端妙義俱融
天高日晶森羅萬象不卽不離了明諸相五坐道場
大振其宗一音演法聞者心空此妙法華權實雙舉
我受我持忘其寒暑天香何來鼻觀先聞豈伊天女
吐茲奇芬誰謂靈通與道乖牾我尙不有亦何心故
世緣已竭幡然西歸夢寐潛通皇情爲怡烈火如輪
煨茲玄魄設利粲然逐烟而結在昔諸師何人不然
誕勝真滴多隨物遷師我藩維師我干櫓舍我而逝
有生孰度寵恩聯翩來自九天師則何憾名與道傳
太史造銘建于牛首此山若移斯文方朽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
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
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
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六

退補齋
藏板

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召而至館于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越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向之師曰西方爾夢堂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藏板

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于海鹽下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璪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

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墮懷
而生師方在襁者年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
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曇曜云年七歲靈性
穎發讀書卽了大義或問所嗜何言卽應聲曰君子
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爲奇童
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
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
爲鬻僧牒得雍染爲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
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任道場師爲侍者居亡何命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八

退補齋
藏板

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
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
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
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
擬議欲答師叱之使出自是羣疑塞智如填鉅石會
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可以師善書選
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
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
雪卻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

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
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
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
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受經之地爲創大
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
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
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
居岷間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
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九

退補齋
藏板

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
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
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刹
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眾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
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
塔燬于兵師重成之景獻爲鑄寶壺冠于顛感天花
異香之祥師舉景獻爲代復歸老于西齋云師爲人
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
其所窮凡所泄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

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非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寞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獻受度者曰明誠曰正定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予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贖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

曰

大鑒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蹴龍象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鍊卒十萬佩橐鞬或觸之者命髮懸誰歟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暎紅燄閃閃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來北燕彤樓畫鼓金星纏一擊三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十

退補齋藏板

際皆廓然火中新敷清淨蓮紺色涵空絕蔓牽自茲
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羶內而諸夏外朝鮮紛
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塔廟赫赫絕名山川
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則全不識誣爲有漏
緣帝勅中使來傳宣鍾山說法超沈緜萬人瞻依曲
刃拳一朝入滅同蛻蟬西方彈指卽現前白玉樓閣
琉璃田金鈴寶樹演真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
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鐫昭朗盛烈垂年年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卷七

宋學士未補遺

十一

退補齋
藏板

天台一宗自法智者之後分爲廣智神照南屏三
家三家之中而南屏爲最盛再傳至於車溪其聲問
益顯震雷霆音爲有情說執經問難者動數百人遂
爲吳越所宗又六傳至於湛堂貫遮性雙單制聽止
作之學而以止觀爲歸宿之域學子翕然嚮之其入
室弟子爲世法幢星分棊布於江南若吾慈光圓照
法師則尤號金春而玉應者也法師諱允若字季蘅
族姓李氏越人也代爲簪纓家在唐有名造者嘗爲
禮部郎中時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宰相元載亦

敏容避去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衍抗言折之世稱直
臣委社垂休至諱慶君以柔行稱慶實生法師年九
歲能通春秋其父方以亢宗爲期忽儵然有絕塵之
趣嘗遊雲門傳忠廣孝寺寺之元上人留之俾給侍
左右十五受具戒爲大僧渡濤江而西至虎林謁大
山恢師於興福恢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篋十不二
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卽能知其大意已而聞佛海大
師澄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
止而方岩則師愛山靜師尤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復往依焉凡法智結顯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皓
蜚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義而沈涵之至於恩清
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岳之背正亦皆
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之二師
而復取正於澄公聲入心通知解日至澄公甚器之
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卽所謂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
奉詔入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白其行業於帝師
大寶法王帝師嘉之錫以今號命出世昌源淨聖院
丁歲大侵法師力爲經度田之棗蕪者闢之室之敞

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不置招之徠歸請居
第一座攝眾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堂入室具有
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主彌
陀輿化教寺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
濟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爲佛
海會中四天王居亡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養如白
衣蒼狗變遷一不以經意翱翔于岩萬壑中時同斷
江恩師休耕逸師臨風嘯咏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
子又目之爲雲門三高云然法師身載明德聲光外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王越之圓通寺丞相康里公
復具疏延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唐巨刹有瓔珞
泉其源絕已久法師持錫叩岩祝曰吾緣苟在是泉
當爲吾一來不然則廢涸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
出淵淵然漸盈戶部尙書貢君師泰比之慈雲重榮
檜命名曰再來泉法師四坐道場教雨灌溉如甘露
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
以法華觀慧三昧爲暮年淨行會天下大亂干戈紛
擾法師與之遇魯以白刃殺然不爲屈辭色俱厲因

遇害白乳溢出於地實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
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兵既退其諸孫子蘭息幻始
具衣棺爲斂闍維之夕獲舍利如菽者無筭遂以某
年月日奉遺骨瘞於雲門山之麓法師風度簡遠不
妄言笑趙魏公孟頫呼之爲僧中御史善詩若文雄
健有法黃文獻公潛爲序其首謂其遊戲如幻變化
不測理事混融不相留礙一時名公卿如鄧文肅公
文原袁文清公梅賾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慕法
師與爲方外交而忠介公秦不花歆豔爲尤切函書
問道殆無虛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
友奎演福之良謹延慶之如瑩隆德之去讓淨聖之
圓證也其進脩弗輟而未出世者則善來普慈曇曙
維翰玄微無作及前子蘭息幻也法師初號浮休老
人雲門之傍有溪曰著耶歷代詞人屢形賦咏世以
法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稱之爲著耶溪法師示滅
之後已經十齡友奎持天衣禪師元靜所爲狀請濂
爲之銘濂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已竊識
之矣及與友奎接行業純而問學弘又知其爲有道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十四

退補齋藏板

之士銘其可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
頗致疑焉殊不知定業所感于劫弗遷雖以西域聖
師深入神通三昧或爲鳩毒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
未能免初無傷乎道德之崇高也何獨於師而惑之
乎嗚呼台衡之宗不絕如綫嗟四明之遺裔蒸外教
之邪城世當有其人惜乎吾未得而見之有如法師
者亦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盡然傷情乎故
備序之揭於立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兢兢自省
者矣銘曰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藏板

止觀學廢將焉徵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淨光傳之
寶雲承兮誰其中興曰四明兮車溪深涵萬丈清兮
下注佛海流無聲兮若耶中藏毒尾鯨兮鼓鬣奮迅
樹赤旌兮發爲音聲震百霆兮龍鬼怖愕人天聽兮
靈鷲巖巖摩帝青兮紺泉旋珠若琉璃纓兮膏脉久絕
茂荒荆兮飛錫一指來盈盈兮莫峻匪山五雲凝兮
絳霧爲室霞作局兮欲入觀慧權實并兮業何所因
生何憑兮倏然而化假以兵兮如劍斫風本無形兮
白液流漿昭厥靈兮舍利叢布光晶熒兮盛以五色

玻瓈瓶兮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塵冥冥兮
我思哲人涕泗零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
方主寺事爲師四眾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旛
幢香華導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爲墀行西方
茶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
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卽隱盤
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六

退補齋
藏板

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達旦不瞑年
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杭旣髡落受大戒於昭慶
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爲求
道耳苟羈縲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邪乃潛行大江
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
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
隙間巖泉泠泠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
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
乃橫川嫡嗣見道最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

師卽擔簦啓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爲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議欲答古林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師分座說法大眾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邪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覩所藏物而手探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眾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請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卽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藏板

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獲舍利如珠璣者頗眾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菴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爲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爲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咸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于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六

退補齋藏板

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泯泯乃具爲事狀其法嗣清守遂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未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矣銘曰

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子依佛倣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

欲警有情使之四洒應感之機非由外鍊風動籟鳴
實自中作曷以明之法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
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諸法銷實如大寶鏡
固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宴坐雲峯學徒川赴
孰不清涼如飲甘露末法瀾奔師其底柱胡爲西歸
空存遺履有宰堵波中藏設利佛光煒然羣昏咸賴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有序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
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二日用閣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
及火旣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皦將至盈升四眾爭取
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
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
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其同
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
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尙
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
公於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

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
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
信於世蓋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位冠五
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
託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長字用貞
其號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
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
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
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
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
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
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
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雍落及受其戒卽慨然曰學
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
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
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時住天平

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
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筭沙
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
曰笑隱訥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縉白
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
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卽以全器法
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
掃刹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
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
處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
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
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
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
十又六眾頗易之大師殺衣黜食爲脩建之計崇基
廣構文甍雕甍金碧燦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
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
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

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
勝覺場涼烟白草凄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
康里公爲江浙行省丞相妙柬名僧能任起廢者莫
大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翦剔荆叢葺茅爲廬
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眾語尤激切
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
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
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
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旣周手䟽衣貲入公帑散
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
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
覆如利刃之破冑索甘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絕無不
霑潤故所度弟子心臬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
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
過而曾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
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
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

時兼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
跡妙極無象求而卽之胞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
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
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
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
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
哉濂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爲宅心之地夙
障已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起唯偃偃
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

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如絕待離紛妄識所膠攪爲法塵譬猶颺風
鼓埃揚氛化書作夜觸目重昏佛啓覺塗高懸慧日
白光爛然下銷羣慝破相立門最爲勝特能定諸緣
卽超祕密昭昭大師上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
染淨兩真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
爲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殿崇峩飛樓弘麗
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卽滅
視世爲虛死者誰出沒在吾化爲舍利如摩尼珠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浦齋
藏板

來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
勒石爲偈式播徽音用垂南裔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壁峯生於乾州永壽
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爲長者母張氏亦
嗜善弗倦有乘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屬曰
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燦燦
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
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雷

退補齋
藏板

爲弟子旣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對眾
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
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
現尙未能出離死生况區區者邪卽更衣入禪林時
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
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攜
筐隨公擷蔬於圃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
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
汝第言之禪師舉筐示公公非之禪師寘筐于地拱

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堪其曾使
速言禪師築公曾仆之公猶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
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
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憇峨眉山嘗
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
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
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
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溼耳
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藏板

八小悟無筭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
真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曳傾禪
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上
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禪師於
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
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
加四隅成屯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
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
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

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
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
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
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
山祕魔岩也爾前身脩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
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
足徐行一黑髮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
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
弗之見或謂爲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美

退補齋
藏板

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餼糧來獻者日續紛也禪師
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
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
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人
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眎不答及出空嘆曰
此真有道者也冬又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
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巳丑復
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賜以金縉若干禪師
受之卽以振饑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

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
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
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卽位于建鄴
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
月見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
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
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上將設
普濟佛會于鍾山命高行僧十人蒞其事而禪師與
焉賜伊蒲饌於崇禧寺大駕幸臨移時方還明年壬
子春正月旣望諸沙門方畢集上服皮弁服親行獻
佛之禮夜將半勅禪師於圓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
竣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孟之資作佛事七日
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立關書
倍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爲榮時疾已革
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眾言別正
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上逝則逝矣
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邪禪師曰三藏法寶尙
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邱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而迎者在在而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掇其大畧請安次王普爲狀一通徵濂爲之銘上祀方丘宿於齋居濂與禮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壬

退補齋藏板

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上出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爲甚備夫聖人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刹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用諸孫也濂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嗚呼哲人云亡柰何不興大法衰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衍以鴻三虎怒投中有一彪

氣可吞牛敦相紛拏瓜蔓交加入海弄沙乃易禪衣
乃抵勝師乃治其疵棲身孱顏絕去凡還入第一關
河水侵淫跌坐樹陰爰溼我衿我松我樞我泉我漿
渴饑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悟其本空立徵肇胎
涉彼五臺樓閣門開南粵北湖方衣圓顱水赴雲趨
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便蕃宸恩
來自帝闈於赫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龍文成章
日晶月光鬱其寵榮叶四眾所依胡不寧茲而亟其
歸泰山崔崔一旦其頽靡人不哀有崇者岡白虹吐

芒設利之藏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有序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
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
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哀遲之
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鋪敘
悟緣評鷲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
啓眾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
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

逆川温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媪精脩白業既沒蓮
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羨娶婁氏屢至
哭子其情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
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之子
及寤而有娠師旣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卽從季父學
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
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
翛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
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卽協眾力葺之
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爲通用之材暨習法華經
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
覺源璿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會橫雲岳法師大
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眾
推爲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
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爲綱維之職
軌範爲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
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卽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

更衣入禪復走聞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蠡殼中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笑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洊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八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闡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

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鷓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眾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邪公曰要使眾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荅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住院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巽驛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概眾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之主參徒寢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居之石室巖禪師主江心豔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眾拓之爲大伽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

庫院之屬而椽椽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
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
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
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
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
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逆川
二字遣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遁逃心卽重見日月
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
二囚實爲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故獨存師終不逞寧處避人無礙巷又還歸原朝廷
爲絳院額賜師今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爲悅悉
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折竹以爲箸
意澹如也温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參政
初嘗成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力
凋敝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用
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
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甃
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

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既粗完其
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巨颶風作
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眾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
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燄珠
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硿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
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燕只
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
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直解之辨章
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能相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言

退補齋
藏板

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
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載間殿堂轟如門
廡森如藏庫焜如搏土以設諸像梵容穆沖各隨相
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官
與大毗丘眾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發東南二門
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參初地三牌門
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垣
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
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爲也先是淨業慶

成東報國舶塔寶月松峯諸寺兵燹之餘莽爲荒榛
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于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舊
辨章欲闕大藏尊經于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爲辭
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題號
一時畢聚仍畫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
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悅
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
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虛席辨章強師
補其處師不得已啓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極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室廬之歆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莫不
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
亟輸還之剖使者橐驩自負通楞嚴寶積二經輕視
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歛衽而去已而思還溫方參政
其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
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
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材於山欲建萬佛
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日而
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室無

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山門巋然煙雨中師見之笑曰吾爲爾移山門爲佛殿何如眾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瓦輦致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皇上尊尙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鐘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唐清遠滑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藏板

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眾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設利無算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富曰某其一卽行圓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 月 日藏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于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歧而二之

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
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
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
瀰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
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旣已設法度人出其餘力往
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
者不知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
銘曰

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立漠不可象兮視之儼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三

退補齋
藏板

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爲尊若涉有情見兮雜
糅成羸虧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
兮徧照光陸離東甌見休徵兮蓮華出屏間異僧佩
圓光兮逆流踏波瀾玄符旣覓拔兮何能滯塵寰峩
峩天寶山兮鑄鐵爲關扉奮迅一朝入兮窺破生死
機盡洗結習垢兮真體露巍巍方知有爲相兮不離
無爲宗彈指幻塔廟兮毗盧樓閣同因敬乃生悟兮
自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恒四
灑兮餐之甘若飴木石被霑潤兮談立分五時大明

麗中天兮佛日同耀照所資生膏功兮欲使陰泠消
爰集清淨眾兮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耳亦
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燭兮恩
寵何便蕃卷舒每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空
兮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兮振德無古今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
建立譬如一燈分爲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
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庚

退補齋藏板

三觀不闡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
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萬劫洗洗乎皦皦乎
不可尙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爲
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有若
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
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當
有始夢神人授白芙蓉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
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祕寺從
治春秋經稍竊窺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

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
芭蕉宮峻爵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邪大德乙
已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
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
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
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屬
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
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
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藏板

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
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豔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領
其懺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居第一座南天竺素稱
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遷上
竺而玉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
集無不涵腴飲醇充足而後去天歷乙巳法師出世
主良階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
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
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

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丞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奧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卽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卽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抉剔經髓敷釋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丐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卑

退補齋藏板

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時雍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法師旣於靈祕葺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灑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曾未幾何兵難荐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木寒法師驪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眾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

舍利纍纍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于靈祕之
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
慶自明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
忠嗣璉車溪仁讓香積曇胃也法師氣局衍裕行履
澹固山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爲教中
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修法
華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
著書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
言爲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聖

退補齋藏板

相緘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
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修習不暇奚俟予
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
獻公潛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
法師爲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
張二公欲結樓煩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
林中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件
繫法師梵行徵濂爲塔上之銘濂嘗游文獻公之門
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爲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

月而濯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概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尙有人言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衍福之請歷敘而鋪張之千載之下有來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勵者乎銘曰

姓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千卽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依及假名兮各含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既善闡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內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聖

退補齋藏板

兮日月行大清慧命之攸寄兮文明得其宗總攝大化機兮正受究始終法輪左右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兮懇懇爲敷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卽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事法皆寂然真勝在妙圖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微兮人天皆共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鬯其私結期修靈懺兮瑞異駢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卽爲塵商飆一朝興兮吹仆正法幢清淨大海眾兮肅然爲

增傷繼述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建塔爲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以爲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慨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母葉氏咸鍾愛師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滅性者父母知志不可奪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薙髮受具戒卽寺側楞伽庵深習禪定每趺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歎曰六合之大如此頽然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聖

退補齋藏板

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以爲憇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而熟讀之不假師授章旨自通已而復歎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出遊浙河之西見靈石芝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曰山參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撓時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峯大振圓悟之道師復踰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

如無見曰待婆羅峯點頭卻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欲
蒼無見遽喝師曰婆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
葉落立秋前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
殘羹剩飯而何無見領之服勤數載翩然將辭還無
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前後得馬
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邪勿掉三寸舌
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之深恩耳師
佩服之弗敢忘師既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
舒無碍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留

退補齋
藏板

凡當機問答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徇緇素
之請迎師旋福林與毒種曇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
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伽菴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
安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林甲辰御史中丞章
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慈僧徒相從雲輪川臻多至八
百人檀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茅山丙午遷武
峯從者恒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隱禪智之岑樓
洪武己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
大法而師與焉師初力辭戍將彊起之師曰心境雙

忘隨緣去住復何拘礙邪遂行暨師至而會事解嚴
遂還杭杭人奉師居虎跑度夏始入秋輒趨華頂明
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眾堅留之師曰葉
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
書偈曰無世可辭有眾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椽遂
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龕
奉五日顏色鮮潤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
色舍利及齒牙數珠等法弟大賢上足仁喆奉骨以
某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爲建塔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聖

退補齋
藏板

其上禪師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眾無切督之威嚴
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傾慕如見古
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計空中
無見歿師皆爲建塔求名公卿撰銘表之師度弟子
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錄故今
無傳者予聞信心爲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奚道
之不造奚法之不明自圓悟八傳至于無見究其所
得所證何莫不由於此也師自幼齡卽能信吾佛之
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所以卒能徹究心源

而縱橫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見有子而方
山有孫者乎誠可尚也子嘗接師護龍河上無懈容
無蔓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而已因語二三子
曰其所謂信人也哉今弟子某奉道巖之狀求子爲
銘子頗知師銘蓋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峯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入其門者
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爲聾
法體如如情識頓空厯觸諸師見者驚愕言出靈奔
無螫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睇之白雲在岑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哭

退補齋藏板

形雖遁藏文采日露學徒烝烝雲輸川赴解爾纏縛
祗爾翳昏其心濯濯其容闔乘運而游或出或處
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既盡脩然而化叶擲筆坐
脫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

改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有序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
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
刹爲之首南度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出十刹使其拾

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詔涖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聖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羣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及生容貌疑如長不與羣童狎每入塔廟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聖

退補齋藏板

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果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真積力久忽拊髀嘆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眾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密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笑隱訢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皇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凝神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

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頷之乃命侍香天歷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廣智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藏鑰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鐘卽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畚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爲祖山

卷七

未學士集補遺

哭

退補齋藏板

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擲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皇上於轅門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眾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所剪伐師又陳奏上封一劔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

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祕法要車駕親帥
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
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上
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親御翰墨書天下第
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
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
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誥命俾服
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蠹請滅除之上以其
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吳

退補齋
藏板

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
却不聽上問寺僧多行非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
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悖教範或勸當痛治師
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
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也二年己酉冬中風得瘖疾
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
域四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其
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
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

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跣跣
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于
四三曰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
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敬嘆斲香爲棺聚香代
薪築壇而茶毗之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
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方已拾靈骨附葬其國
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
宗泐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花臺之側云師廣
額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辛

退補齋
藏板

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卽之也盎然而春温其
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
入遭際昌辰寵賚便蕃雖位隆望重恒處之若寒素
無豪髮自矜意爲人寡言笑喜怒任真不能以貴賤
異其顏色當勾稽簿書至不能辨真贗卒爲下人所
欺亦弗卹也然而毗翊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旃
之問從容召對據經持論每罄竭其蘊蓄松園之復
釋道私租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
其嗣法上首蔣山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願

證淨戒皆有聞叢林間願證應緣入仕爲應奉翰林
文字大懼師行泯沒件繫成書授之淨戒以戒尙風
義死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今證已亡矣戒
果能謁濂求爲塔上之銘濂嘗與師游而共願戒交
尤洽不得以不敏辭濂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創
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真如印
柄道明宗嘗使輝光照燭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
真人撫運宗尙佛乘錫額建官以統馭其眾非得法
於廣智者亦孰能任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
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氣宇恢以出其門者無
非龍象有是學者因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
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
情之可擬議然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至也濂
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昔爲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重現
聖皇握金輪重御四大海易爲大天界以表正法故
唯師蚤脩證廣智法會中帝命作總持欲符於前烈
扶護法王法如寶雙眼目祇恐昏翳蝕光明不徧照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況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諸僧伽無不從化者
出持使者節直抵中印土道憇一王城懇請爲說法
羣羌如見佛膜拜稽首禮四大本假合去住兩無礙
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迹築壇聚眾香付之大火聚
沙門餘一千圍遶作梵唄收骨藏勝塔作鎮於異域
瞻此行道所何以示四眾同袍有大德假物以顯義
遺衣在故篋見衣如見師瘞之雨華臺當與靈骨同
我知此衣中何啻千萬縷絲絲具暖性性圓卽菩提
師性千古存是有無邊身比之虛空相普見於一切
若以兩耳觀始造不二義

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庠之
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
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
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
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往欣豔之然非行業實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
此濂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爲
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
補恒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人道凡說法必鼓
翅爲鷄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
四月而生在童幼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
童司藏慧明師諸叔也乃訶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
書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時奇之挾
至鄞縣金鵝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載得度爲大僧爲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
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
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鵝來曰金鵝山高
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爲
期竺西一日升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眾中間之
忽若有解遽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領之而師弗自是
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傾東南湊其門
者如蝟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怎麼來師曰胡張
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

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
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頃篋協應而了無障
礙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曰本遣使迎明極
爲國師師送至海濱而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
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田上堂敷揚
正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音聲如
雷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嘆曰
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
仲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吾

退補齋
藏板

大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各稱日聞寢不可掩
行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
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
十五夏煅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爲之興廢補
壞細大不遺帝師聞師之令譽授之圓明定慧之號
副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遠
寄且爲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
遷湖之道場閣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
造祖師堂暨伽藍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

方將大施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湖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爲矣逮人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茶毗勿令四眾衣麻而哭也言畢索觚翰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羅累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藏板

累出灰儘中某月某日建塔瘞靈骨於東岡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剝剝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行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所聚羣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爲塔上之銘嗚呼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歿無數矣何者爲各何者爲相何者爲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爲定乎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實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奇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

銘銘曰

我觀禪那之所至卽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
三真體無麓悉玄妙抵緣性根分利鈍所以造詣有
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鏗鉤獨臨濟至今子孫
如星繁執持大法使弗墜如師脫白金鵝山歷抵諸
方苦參叩孰知杓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
乃自音聲入卻見泥牛鬪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
了禩花六相義文彩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
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壬

退補齋藏板

相終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
虛空虛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讚咏愚且惑太史述辭
鑄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

立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有序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分三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
離倫直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插一莖茅設
一淨食亦號爲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
念之起卽徧二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
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

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
詩爲業人稱爲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
骨不凡翛然有出塵之趣每人招提見像變梵夾必
互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
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
觀公爲弟子觀公愛其容止修雅言辭溫簡出內典
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跌坐一室日以縛禪
爲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泳公一見輒
加獎子使居左右爲執侍尋陞掌鑰泳遷住杭之淨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象
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知解且日至漸息羣念
期造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覲省之禮已
而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遑遑
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
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
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過者有如日闔闔
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
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蕪

葦具牀几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溷之屬罔不整潔吳
楚閩浙之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
浹旬焉皆飫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
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爲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
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
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客
如初師猶以爲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
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
覽者覩相與行啟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薨耀日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美

退補齋
藏板

儼然如化人天宮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
今號仍畀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
上之恩侈矣顧塵居雜逕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
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
蔚爲神靈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
祝釐報上爲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東
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二閣與寺皆鞠
爲茂草之場師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已任持鉢行
化球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

爲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提悉
贊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埽佛菩薩天神諸像畢
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日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
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
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
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
舍利無算其上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
十一日奉遺殖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
先生夏克復所序行業介予學子方孝孺來徵銘予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
藏板

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
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
真空不礙幻有卽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卽波以
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障
事爲而能無所染著竟全於真理其有得華嚴者歟
銘以昭之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來智自著福田衣晝夜爲佛事
憫諸求法者經行山澤中偃偃無所依乃就古伽藍
汎掃得清淨牀第及衾枕以至觸器等無不皆現前

來者一如歸了不生怖畏非惟身安穩飢虛獲充實
雜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造經像俾人生敬信
更闡大伽藍普施無量法人者輒攝受共趨涅槃城
豈知劫火起盡化爲煨燼中心鐵石堅誓圖興復計
未能暢本懷竟歸寂滅海四眾悉悲慟大法無繫故
奉此設利羅樹塔安置之龍鬼當呵護時現大神通
有如住世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卒

退補齋藏板

記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
道尊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
晉宋以來嘗聞一見焉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
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
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
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
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溪父文端母楊淑
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
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主闡之囊山於人慎

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
朗卽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
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者住山了
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不振臨濟之宗師往
造焉入室問答機鋒遞相奮觸電掣霆奔義公命爲
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利所在必求諸尊宿
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
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
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
藏板

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
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
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徵
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
浙水西相羊於各山水間達人勝士日游衍而激正
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訥公爲最密風
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
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上
禪寺辦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

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冬大明皇帝
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駕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
深秀而法席尙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倡道之
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麓
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
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遠三千
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
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
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旣無重輕師位寧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奎

退補齋
藏板

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者學碩
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
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飲醴
嘆咏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
頗有人緣施者糜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
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
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
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
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

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牒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旨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簷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聯纏纏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云濂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斂故出其輪下者多內衷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葩澤衍鬻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旣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涖南屏道價益重巋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濂與師交者頗久歸爲序其盡靈語以傳復書其事俾鐫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曰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藏板

大辨之門總攝羣機棒喝交施颺旋雲飛誰爲之孫
乃克肖似奮迅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風莫攀
一彈指間衝破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峯
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泉可斟灑以楊枝普潤焦枯
聲光四達爭相挽致百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崔
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干四眾驩呼迎師往住
旛華塞塗觀者如蝟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蟄方冥
一雷盡驚我法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
寶幢之仆聞者心推翠竹黃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
哀則何有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於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
羅什翻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
主一音四相之談或徇四時六宗之教各號專門務
相摩軋甚至南三而北七異言喧惑而莫之適從矣
惟我天台尊者丕闡前修三觀之說約法華悟門弘
演自行因果化地能所宗旨白日正當中天而螢燭
雖多隱而弗見所以尊勝偉特絕非他宗所可及二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畜

退補齋
藏板

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此濂於銘普福法師之塔不
得不推原其始而盛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
天岸姓姚氏族世爲會稽餘姚人父某早亡師從同
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師駿發絕
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爲大僧日持
四分律頭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嘆曰戒固不
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
山全公讀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金
光明淨土期懺聚精會神存誠不貳髣髴於觀定中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奎

退補齋
藏板

觀尊者昇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懸泉湧而
了無留礙當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澄
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雙峙光焰鑠鑠照映大江之
南皆延師分座說法而越溪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
有未易決者要其終始而折之師因義觀圓融觸目
皆洞然矣秦定元年開法於萬壽圓覺寺浙河左右
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倡佛海之道
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鹽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
恐爲魚鱉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驩甚憂之所崇觀音

大士於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冥場大會
七日夜師冥心觀想取海沙誑之親帥其徒徧擲其
處凡足跡所及岸爲不崩人咸異之天歷元年陞主
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之泊然集慶適
當歲儉遂退處別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幣來聘任大
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閱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造者爲
多重紀至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
通圓通久廢之餘鐘魚絕饗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
避焉欣然東歸闢齋館乞糗糧攝授徒侶多至數百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矣

退補齋
藏板

人寺爲中興歷四載還隱寶集專修西方念佛三昧
當會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
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巋然如
魯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臥不應門人法
航進曰和上自爲計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赴之
居亡何竟拂衣旋故邱開清鏡閣而深蟄焉因覽諸
家所註首楞嚴經繁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爲之疏
解俄疾作召四眾至以唯心淨土惓惓爲勉其中或
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難遽索觚翰書偈

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孫至大清晏以
陶器奉蛻質葬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
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一度弟子若琳永孚等三
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加監者上竺道臻雍熙淨琛
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
未出世者尚多也師梵貌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
目終身不忘故其本末兼該無所滲漏高昌總統有
般若空利者每謂學兼華梵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
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高昌爲之極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藏板

然自失鄉先達韓莊節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於
名不過以文寓意巴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敬師有道
遺詩敘殷勤有相逢定性三生話之句其爲名薦紳
推許如此平生以流通教法爲第一義建法華本部
百十會苟有召者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於
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語默則如未離乎止觀所
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外集若干卷並刊
行於世云夫傳亂承宗學者多失其真何哉蓋鶩於
高遠者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

言彌近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唯頓悟之士洞察其
微不敢以臆說參合於其間重微疊照雖百世而無
弊可也如師者講貫導化一以止觀爲宗如印印泥
不差毫髮可謂知尊者其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者
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某等持靈隱禪師元海狀來
徵銘爲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推台衡大者鏗鉤萬鼓齊鳴彼傍宗者
自謂孤撐以此較之蒼蠅之聲其一累葉相仍其學

孔熾時雨普沾春曦流麗無物不萌有生咸遂神功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六

退補齋藏板

妙化此焉爲至

其二

猗歟上師義觀兩融剋期破障

息念歸宗煌煌神公心與之通授以如意無礙弗攻

其三

浙河之西聯揚法幟分座談立雲行雨施出坐

道場歸者如肆爲人天師攝伏庶類

其四

水蟲鼓禍

海涯善崩凝神冥溱沙爲兵變化儻忽風霆流形

雙足所躡凝如堅城

其五

此願力故匪由外假妙經

之宣集於蘭若天亦雨華繽紛而下有感而應理無

愆者

其六

有聲隆隆然傾於邇遐游戲文辭復衍而葩

枝枝葉葉如寶蓮花不物於物以道爲家

其七

般若

光中無非妙相一鑑之明實含萬象生既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興嗟涉有情想其八師有墜言欲了正因

唯心淨土繫功宜勤日如懸鼓一念不分師雖逝矣

言若親聞其九青山崔崔流泉在下迴景斂英絕斥

邪窺萬松作花黃金滿塢設利斯藏永奠終古其十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

銘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

庵松源兩支分峙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究

退補齋藏板

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

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覩世尊於耑闍崛山一切

有情無不攝授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旨禪

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

有足書者入室弟子文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

公所爲狀來徵銘狀文淵慤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

成序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

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藪不

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坭膠轄若將溷焉年十

二卽思舍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爲僧於同里石門寺
乃往爲驅烏仲智奇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
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吉十九得度受
具爲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
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邪竟杖策而出徧
歷諸各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
之參普覺明公於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盈萬其
門庭巖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
釋普覺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寺

退補齋
藏板

辭振挈綱維四眾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公主真如
豔禪師公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正化聲聞熒然
騰緇素間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執
香自敘實上嗣普覺之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
隆恩又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
一座十三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爲之改觀公凡四坐
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欲倚之以爲重競來聘致
漠然若不聞作休庵於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
昧且曰此卽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國朝洪

武六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侯之命起公主寺事公
勉強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
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尙可致吾屬獨不能邪帥
眾邀於道擁居其位公屢卻之不聽色頽然不怡時
當歲儉問道者如雲糗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
三載擊鍵雅集眾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搥鼓而退歸
臥竹院習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
左右進觚翰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
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也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闍
維法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光色晶瑩如金銀
水精者徧滿于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
省等斂其不壞者并遺骸歸龍塔而藏焉公儀觀雄
碩識見曩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
皆迫於不得已會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
或勸公求檄以主各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
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
貽於悠久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

也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
俟刊行平居遇物成咏率出人意表自省與文介類
爲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屢行爲
當時推重至於尊賢尙德推己及物尤非人之所及
叢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畧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
門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真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
之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修
之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升覺岸者也
是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圭

退補齋
藏板

詔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修淨
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
吾授公瀕沒之際又跣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
皆主乎淨慈者也何其重微而疊照哉當必有其故
矣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未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
高之論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
以爲後來者之勸銘曰

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終歸一源禪那之修
曰祛忘慮觀念之勤亦依真住均爲攝念奚分異同

一心既昭眾法自融所以先德內而不外破妄顯真兼行無礙公由幼齡挺然弗羣有慕空宗留神竺墳法海冥茫屢形嘆息掬沙算之數何能畢持智慧刀斷其繁維八荒洞然不懸毫絲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即爲淨土空有俱息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黑白歆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熙如春陽腳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南屏草木大根小莖法雨普沾軋者皆萌俄結雙趺稱佛而化金臺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茶毗設利續紘光如流離龍華之阿有塔如筍琢石鐫文爲世規準

佛智弘辨禪師傑峯愚公石塔碑銘

有序

禪師諱世愚號傑峯衢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姪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道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已而薙除須髮爲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薙燈惟謹用箴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嘆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爲絕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藏板

如夢幻不可控搏盡學無爲以明心宗乎出謁古崖
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所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
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
二十五矣師復嘆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
見未充無以啓發知解乎踏濤江而西見諸善知識
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峯本公大弘雪岩高峯之
道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慈亂遂止南屏山中
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
門庭雖高峻而獲證悟者甚眾亟往謁焉止巖曰南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泉有云不是仙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
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徇覺
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
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眞處豁然
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
曰佛法元在目前祇爲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卽操觚
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乃
走見止巖會止巖游姑蘇走天池求證於元翁信公
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慈

元翁曰大慈鼻孔其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
拗折錫杖爾將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
巖師既見備陳悟由止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
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止巖曰開
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明不
覆藏止巖豎起竹篋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牀止巖
曰爾欲來捋虎鬚耶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囑曰
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爲侍者
服勤三年又還南屏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藏鑰尋入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圭

退補齋
藏板

大慈爲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烏石山有
福慧古刹久廢爲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蛇虎
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爲有道者負餼糧鹽醢以
遺之師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
緇素之士至集座下恆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所容
縣大姓陳君嗣宗爲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
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其入以給眾帝師大
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正六年冬
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

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止巖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連留三夏烏石之眾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眠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爲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戍將徐君與啓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僉謂非師不足拯拔沈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略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不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表

退補齋藏板

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於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四方參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二十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者則慧實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也二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流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兵部尙書黃公德昭若浙江行省左丞老老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

師之法施及人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則惠利所
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者恆傷之紀載遺行
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遽略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
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圖爲不朽計結集成
狀徵予爲之銘予聞圓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祕
其五傳至荆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荆叟
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機恆俯而就之
不爲高絕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
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
進修當有惕然自省者矣銘曰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
藏板

切如救頭然本心旣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起大道
場於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爲人天師疇克若是
邪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厲來者之
先佛振靈青童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輒禮
性之存兮歷抵諸師答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蓋
遮山絡谷法雨均兮奮轡直前一死敢捐心逾瘡兮
如藥瞑眩有眼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頓忘夜半月明
叶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貞兮百千妙

玄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爲法出世附者川至度迷羣
兮瓦礫之叢化爲寶宮金碧文兮公侯之貴馳書奉
贄祈普熏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機漫云云兮太虛凝
碧萬里無跡絕纖塵兮烏石聿崇清泉不窮示法身
兮遺行有焯表者太史勒堅珉兮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
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爲尙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
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庚

退補齋
藏板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
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
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
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
館撫之如己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
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圓
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
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訴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
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

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
珠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
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
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
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卽歸海雲胷中如礙巨
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
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
涉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
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五

退補齋藏板

因勘辨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免走荒原也精
神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
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
袞如懸江河聲光焯燿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
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
四眾手持香華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爲升座說法
不翅大將樹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
轉鄰刹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
左丞相達識帖穆魯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

瘼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
整綽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恆謂過之丞相猶
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任持徑山補寂照
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眾亡賴男
子瞿範日饗盤飧主庖者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
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爲通衷私使者攝師問狀師
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緡
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皇明龍興洪
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七

退補齋藏板

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窮隆山山卽海雲
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
而逝九日行茶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沈
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流離色室利羅
交綴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
寶盈分爪髮歸徑山下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
六十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
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
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

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歿也上
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
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
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
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者亦明此
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
爲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
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
之以爲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窮隆山石夜走及泣
普慈神降於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
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
靡不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
融通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
雲流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焚絲
秋葉之零飄墮庭庀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
澄諸碩師機鋒交觸劍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
發祥含徵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搥以眼聞者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空

退補齋藏板

斷除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
方嶽大臣遣使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
首曰雙徑匪私於師南東龜鏡輕價小夫僭不自懲
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嗟惜是非既昭
重泣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師今之旋卉木含榮
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綴於紺骨末學競奔
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
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卷七

宋學士集補遺

全

退補齋
藏板

08054

